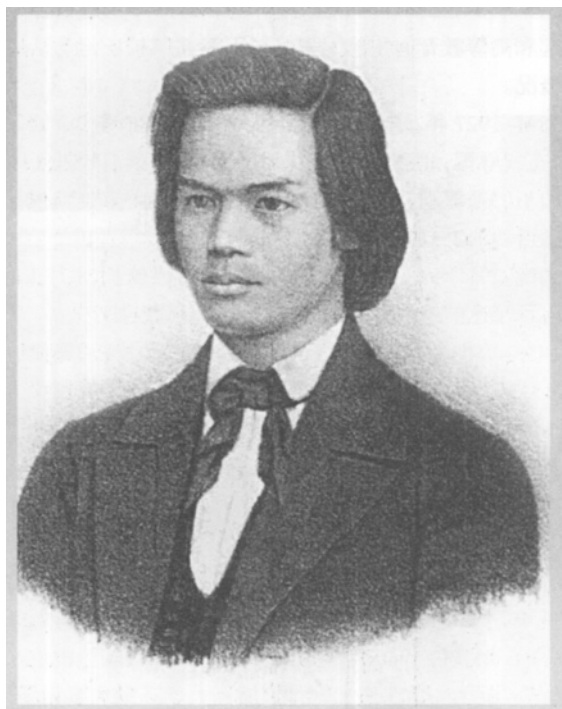


容闳与清代幼童留学

□ 刘燕



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1872年),在上海黄埔港码头,30名身着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黑色缎帽,脚登缎靴的孩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是清朝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幼童。从清同治十一年起,清朝政府陆续派出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幼童官费留学的先河。而这次留学的发起人就是“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容闳先生。

—

容闳,字达萌,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一个贫寒的家庭。他7岁时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小学学习英文,六年后正式进入马礼逊教会学校读书。1847年,马礼逊教会学校校长缪塞尔·布朗先生回国,决定带几名中国孩子去美国学习。于是18岁的容闳与班里另外两名学习最好的学生随布朗先生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旅程。在美国,容闳先入孟松学校,

继入耶鲁大学学习,异国八年寒窗苦读,于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同年11月13日,容闳放弃了在美继续深造和高薪就职的机会,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决心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深知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遂立下平生宏愿: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回国后,容闳先后做过律师、海关译员、公司书记员等。在他向太平天国首领洪仁玕提出的七条建议中,有四条与教育改革有关。他的学识和才能得到了清廷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两次召见他并委以重任:派赴美国购买机器,建成中国第一家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在他的建议下,机器制造厂旁又成立了兵工学校。兵工学校的成立,不仅为我国

培养了无数机械工程技术人才，还给了容闳留学教育的希望。他向江苏巡抚兼的好友丁日昌条陈四则，请他转呈朝廷：一、改造漕运，成立合资汽船公司；二、培养人才，选派聪颖青年出国留学；三、开采矿产和修筑铁路；四、禁止教会干涉人们词讼。容闳毫不隐瞒“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数次向丁日昌提及此事，请他再向朝廷进言，以实现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1870年春，天津发生教案，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出面办理，容闳赴津担任译员。办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深感国家外交、外语人才匮乏，而此时容闳不失时机地通过丁日昌向他重提了留学教育的计划。他的提议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由曾国藩领衔，四大臣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选派幼童出国留学。1870年冬，幼童留学获得朝廷批准，曾国藩驰书招容闳共商此事。容闳来到了南京向曾国藩阐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留学计划，明确了选派幼童数额、留学年限、成立预备学校和筹定留学经费等问题，提出了成立留学事务所，选派监督、教习和翻译等应办

事宜，并开始起草招生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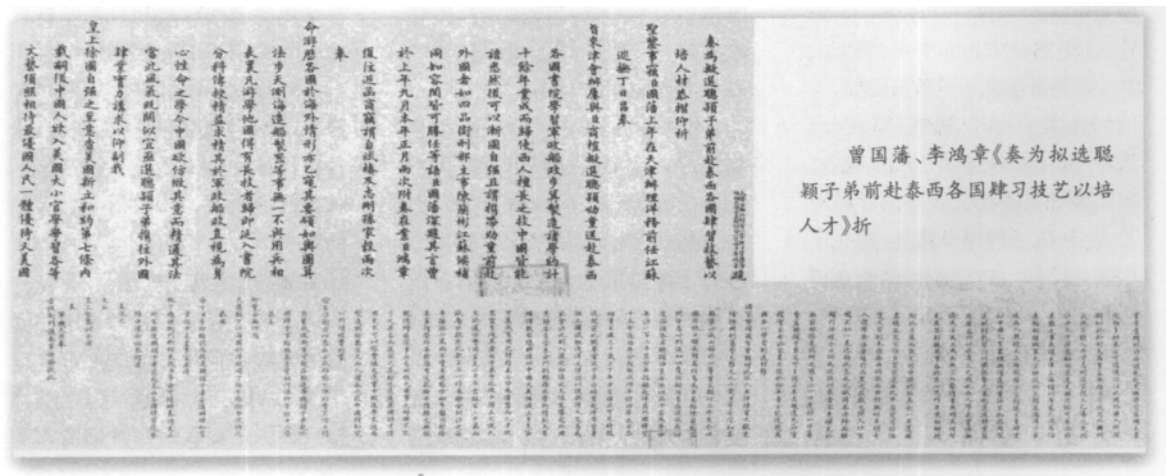
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书《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折，请求派幼童出洋学习西方技艺。奏报了派出大臣志刚等人去西方考察，发现西方各国“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即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曾、李两大臣还向朝廷呈上容闳拟就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章程共12条，规定了每年招考12-20岁（后改为12-15岁）幼童30名，四年共送出120名前去美国学习，学习年限为15年，届时量材选入军政船政两校肄习；规定幼童经过文化考试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合格方可出洋留学，并需签字画押。留学其间，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规定了学员肄业由政府奏赏官阶差事，不准入籍外洋及华洋自谋别业；留学师生官费每年需银约六万两，规定均由江海关洋税拨出等。1871年，容闳为幼童出国一事四处奔波，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由于当时达官贵人对外国情况不

甚了解，其子弟仍沉湎于科举入仕途，所以容闳招收的幼童大多数为广东香山县知识分子的子弟，连同江苏、福建等地合格者竟然没能招足30名。容闳又急赴香港英国人所开办的学校招选学员，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从香港补招来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朝野对出国留学还视为畏途。

1872年2月27日，曾、李二人再次上奏朝廷：奏请调派翰林、刑部主事陈兰彬为正监督，调派“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曾在美居住多年，熟悉外洋风气的容闳为副监督。当年，容闳正式上任，雄心勃勃先赴美办理幼童留学事宜。

二

第一批赴美留学的30名幼童，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到达美国，开始了漫长的留学生涯。容闳把留学地点选在了美国教育最发达的新英格兰中心地带，也就是他深受文明教育的故地。他安排这些孩子住进美国教师家庭，每家二至四人，先熟悉英语和西方生活方式，然后即入学校学习。1873年，第二批30名幼童由委员黄平甫带领来到美国，这批学生大多仍为广东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子弟，有的还是兄





部分留美幼童
1881年被召回国前
合影

第二人同来求学。容闳的侄子容尚勤也在这批来美，他的另一个侄子容尚谦是第一批来美幼童之一。1874年由司马祁、兆熙带领的第三批30名幼童来到美国，这批学生以江、浙籍居多，最小的学生还不到10岁。民国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也在其中，时年14岁。从这两批学员情况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逐渐转变，人们开始重视科技、实用专业的学习，对子弟出洋留学抱有很大期望。1875年最后一批30名幼童由参军邱其照带领赴美，仍多为广东籍子弟。

120名幼童先上中学，再上大学。应清朝官吏办洋务的需要，他们选读了物理、机械、军政、经济等学科，部分选学了法律专业。容闳兼任了除汉文以外的各科教学，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875年秋，清朝政府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驻美公使，从一个留学监督一跃升为全权公使，朋友们都来祝贺他的升迁。但容闳“则不以为荣以为忧”，他以

实施教育计划为毕生事业，不放心刚刚起步的留学事业。于是他上书总督，恳请政府收回成命，仍继续任职留学监督，以完成使命。

留美幼童不负期望，他们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各科成绩优异。1876年美国独立百年纪念，在费城举办了有中国参加的37国博览会。展会大厅辟有中国留美幼童的课程窗，展出了幼童的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等作品，受到了参观者的称赞。其中幼童用中英文撰写的《游美记》、《哈佛书馆记》、《美国土地论》等数篇文章，内容生动，文笔流畅，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8月21日，幼童在中国教习和美国老师的带领下，从哈特福德来到费城展会参观学习。他们聪敏好学，彬彬有礼，受到美国人民和教育界人士的欢迎。第二天，清朝政府海关税务司宁波海关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前来美国参加展会，见到了在美留学的这些孩子“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惧态……吐属有外洋风派”；见人礼数言谈

彬彬然”。李圭问他们可否想家，孩子们的回答令他心生敬意：“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从这些留美幼童身上，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越，也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8月24日，美国总统伯理玺·天德在费城接见了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和李圭，得知中国幼童也来费城，当天即在总理会务官公署接见全体幼童，与他们握手交谈，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当时随行的翻译称赞说，幼童在美读书两年，远胜在香港读书五年。

留学事务所最初设在哈特福德城森孟纳街的一幢洋楼，年租金1700两白银。1874年，经李鸿章批准，容闳亲自设计图纸，在哈特福德城克林街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三层楼，作为留学生事务所的永久办公地点。留学事务所建有餐厅、卧室、浴室等，还有一间用来教授汉文的特大教室。经容闳提议，教室的墙上悬挂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人的画像。容闳请求政府出资建造留学

事务所的初衷并非“为徒壮观瞻，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冀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计以取销此事”。但七年后，清廷封建顽固派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占了上风，容闳留学计划受挫。

三

清政府规定：幼童留学期间，每三个月要到留学事务所学习汉文，每次12人，14天为一学期，一批批轮番更替，由汉文教习讲述《孝经》、《五经》和宣讲《圣谕广训》。规定：恭逢三大节日以及每月朔、望等日，由监督率领教习和全体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昭诚敬”，为的是不忘祖宗，防止西化。教育这些身在异国的孩子们不忘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教，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孩子们一旦呼吸到美国民主、自由、科学的新鲜空气就难以接受这些旧观念和做法。他们开始脱掉长袍马褂，换上西服革履，开始打棒球、踢足球，渐渐融入到了美国社会，有些人还随家庭教师去教堂瞻礼。这些做法引起了陈兰彬及后来上任的监督、旧学派代表吴子登等人的恐慌，他们认为剪掉发辫、身着西装是对朝廷的不忠，游戏健身则是目无规矩，教堂瞻礼更是离经叛道。在这些问题上，容闳与陈兰彬等人意见相左，容闳对孩子们的理解和宽容，越发引起了陈兰彬等人的不满，他们攻击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称幼童“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容闳与陈兰彬等人的矛盾愈来愈深，1881年3月5日，陈兰彬上奏朝廷，请求中止幼童留学，容闳为此几次给李鸿章写信讲明利害，力保留学不致半途而废。

1881年，容闳致函美国国务

院，请求安排数名留美幼童转入陆海军军校学习遭到拒绝。时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国会企图转移美国民众的视线，掀起反华之风，通过了禁止华工的议案。美国国会违背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国人美学校学习应享受最优国民待遇的条约，拒绝幼童进入军校学习。这件事让李鸿章不甚满意，陈、吴等人又借机大做文章，给李鸿章写信诽谤容闳，破坏留学计划。清廷一贯反对出洋留学的大臣们趁此提出：撤回留学生以回击美国的反华之风。1881年6月8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上奏清廷《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撤回回华》折奏报：幼童“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奏请亟应将留学事务所裁撤。留美幼童遂被下令全部撤回，容闳含泪据理力争，却无回天之力。面对如此的结局，他痛心不已。容闳毕生的留学教育志愿就这样被横加摧残了。

1881年秋，120名留美幼童中除因故提前召回、在美病故和几名拒不回国之外，94名幼童分三批撤回了上海，他们被押送到一座已经关闭十年的“求知书院”。寒冷潮湿的环境令他们中无比失望和愤怒。他们之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二人大学毕业，六十多人正在上大学，其余几人还在上中学，过早开放的花蕾最终沦入了夭折的境地。

这批留美幼童后来被清政府陆续安排在翻译馆、机器局等处，从事电报、铁路、矿务、商业、教育等事业。虽然有的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但大多数人都坚持在洋务企业工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中许多

人后来成为了杰出人物，如最享盛名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他主持修建了闻名的京张铁路；第一位著名矿务工程师吴仰曾，为建设开滦煤矿做出了卓越功绩；唐绍仪担任过外务部大臣、奉天省长等职，后来担任了民国首届内阁总理；梁敦彦担任了驻欧美公使，1908年他把儿子梁致祥送往美国留学；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康仁，回国后曾担任法政学堂的总教习；蔡廷干是民国时著名的海军将领，他所译的唐诗集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兄弟两人留学的，哥哥黄仲良出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等职，弟弟黄季良在福建水师服务，1884年随扬武号舰出海作战，奋战牺牲。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留美幼童中没有一人成为叛徒，不少人被载入了爱国者的史册：薛佑福、杨兆楠、邝泳钟等在中法战争中英勇殉国，陈全揆、黄祖莲、沈寿昌等战死于中日甲午战争；吴应科在中日海战中表现勇敢，被清廷授以“巴图鲁”之荣誉称号。

清代首批幼童留美学习半途而废，容闳毕生留学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1912年容闳在美国病逝，临终“犹嘱其二子觐彤、觐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他的儿子听从父命归国，分别担任了矿冶工程师和广州军政府军火局局长。容闳的一生是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为使中国文明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作出了开山辟路的贡献。值得欣慰的是，当年中途辍学的百余名留美幼童为祖国的富强作出了贡献，他提出的留学教育如今也已蔚成风气。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